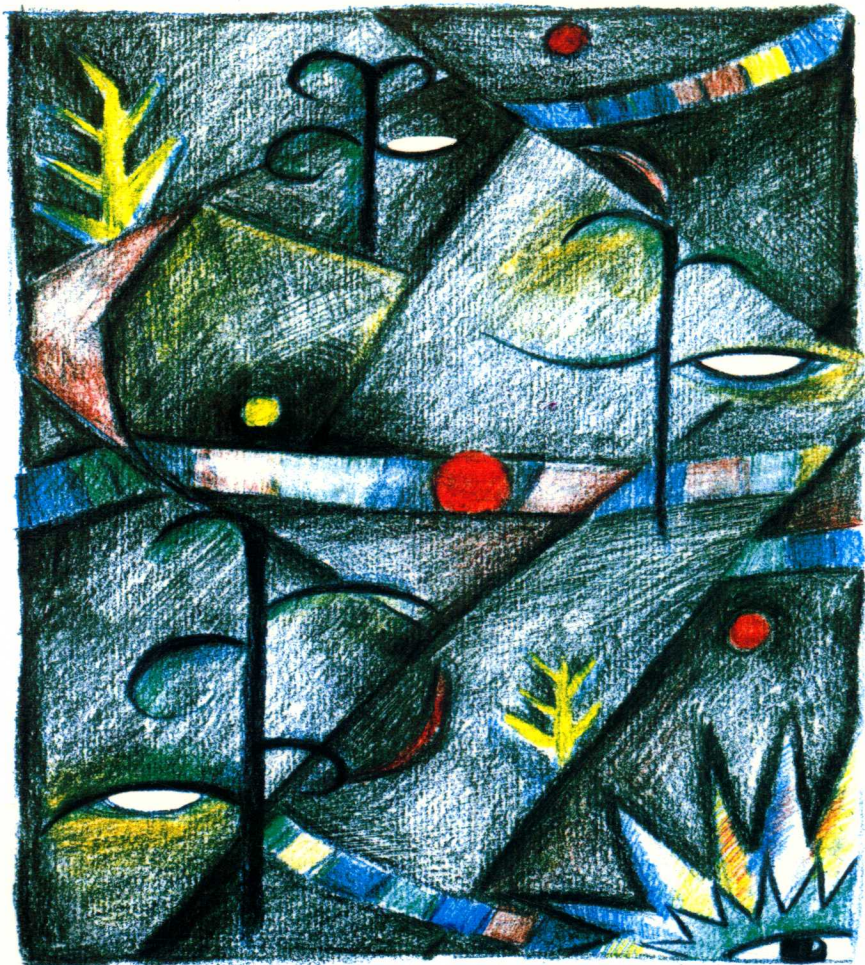


# 时有微凉

吕瞻呈 著



石钟山 曾子航 庄羽 人海中

联合推荐

嘘，闭上你的嘴你的眼。  
请以你的沉默和盲，  
成就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时有微凉

吕瞻呈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时有微凉 / 吕瞻呈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94-2215-6

I. ①时… II. ①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1486 号

书 名	时有微凉
著 者	吕瞻呈
责任编辑	袁 媛 刘洲原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a href="http://www.jswenyi.com">http://www.jswenyi.com</a>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215-6
定 价	3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序

### 虽有伤痕

魏巍

20年前，我们第一次相遇，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当她每晚提着洗漱篮走过我寝室门口的时候，即使是昏暗的灯光也无法掩饰她的美丽。她天生削肩，是古典美的那种，笑起来露出单个的酒窝很甜。那时候我们捣腾了一个班级刊物，她每期必有稿件，用的名字就是吕瞻呈。那时候她喜欢写感情故事，写作时常常会闷闷不乐一段时间，失魂落魄的样子，和她擦肩而过跟她打招呼也是听不到的。接着你就等着她来砸门给你看稿吧，她会大冬天穿个睡衣蓬松个脑袋就来你床前敲你床板让你读她的新作。那时候她的文字就挺虐人的，满是“伤痕”，但又和普通的少女情怀霸道总裁不同，属于你被虐完了你还流着泪回忆起来还蛮温暖所以还特感谢她虐你的那种。

研究生毕业后她进入体制内工作，记得那年她挂职安徽农

村的时候我们还跋山涉水去看她，你很难想象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女人竟然在劳改农场继续做着她的文学梦。只是因为各种原因，那些年她没有再出作品。再后来我们都为人妻为人母，看她被先生滋润得越发白皙的脸庞，我只能感慨那位曾经的美女作家已经成为了我的回忆。不料有一天她一个微信过来很是兴奋得告诉我：“我又出书了！”这回她竟然一气呵成的连出两本。我顿时觉得人生的差距又出现了新的跨度。十多年的岁月可真不是白积淀的，这回她的书里已不再只是儿女情长，更多的是人生命运、悲欢欣喜，“伤痕”出了一个新的高度，让你在阅读的时候剥离自己、分享自己，痛苦得有时候难以接受，但直面的勇气便是她的文字所赋予给你的。

让我最为欣赏的一点是，在文字草率轻易表达的网络文字时代，她的文字依旧保持着最初的态度，我不知道是否有字字斟酌，但是一定是精挑细选的。我常开玩笑她的书可以作为学子作文的范本、中高考语文的题库，随手拈来的几句人物刻画都会让你为修辞思忖半天。但是她总是处理得那么好，那么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她说这就是她的文字，就是你在网络速食小说中读不到的那种，就是你一定要买来纸质版捧在手心泡上一壶茶细细品味的那种。

几天前，她突然提出这个非分的要求让我为她的书写个

序，我知道她是故意的。她希望我可以继续接受她的虐，文字虐。尽管我百般拒绝，但她说了一句“就是想让闺蜜写点东西作个纪念”，我就折服了。是啊，20年了，除了文字，还有什么可以更好地纪念我们一起走过的岁月呢？那就把这篇短文献给我亲爱的coco（我还是喜欢这个名字），但愿她能一如既往地用深沉的文字刻画更为深沉的爱，但愿她的文字能让更多人在体验爱恨情仇后体验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你说《时有微凉》，我说“虽有伤痕”。我们都已经走过沧桑的前半生，那么就让那些微凉和伤痕成为生命中必然存在的过往，也许已不可逆，但坦然接纳真实的自己必然会让我们走得更远。

愿你们都会喜欢这份微凉和伤痕！

## 目录

- 001 序 虽有伤痕/魏 巍
- 001 时有微凉
- 275 后记 写给我的闺蜜们/吕瞻呈

时有微凉

嘘。闭上你的嘴，你的眼。  
请以你的沉默和盲，成就我。





夏至已经过了。气温呈一条波折向上的曲线，愈发陡峭起来。衡山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已经成了阴。陈秀楠穿了一条藕合色波点连身裙，慢悠悠穿过向晚时分犹带燥热的风，掠过从各座写字楼流泻而出掀起下班高峰的车水人流，拂过街边花坛里不知名黄色小花的淡淡清香，走向那个陌生的目的地——一家坐落在庭院深处的茶室。

已经是吃晚饭的点了，把她约在茶室里算怎么回事。陈秀楠一边想着，一边数着门牌号码摸索进茶室里边。穿着中式旗袍的服务员小妹将她领到一个包厢里靠窗的位置，冷淡地请她落座，在她面前放上一本褐色缎面茶水单，掀开帘子就走了。水晶帘子乱晃一阵，也就静了下来。她看了看周围，灯还没有开，房间里很暗，紫檀色的中式家具发出幽暗的光。窗外是一面爬满了爬山虎的墙，墙角有一株栀子花，开了好几枝，花香浓郁得直往鼻子里钻，把她身上的香水味全盖过了。她转过头

来，目光透过帘子，在晦暗的走廊上停顿了片刻。他还没有来。他会来吗？她忍不住想。不会又是一个恶作剧吧？想到这里，她低头拿出手机，看三天前那条短信：“秀楠”——他叫她“秀楠”——“你好吗？好久不见，希望有机会见你一面。”然后下面是十分详细具体的时间和地址，落款是“老同学”。她看着这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想不起有哪一位“老同学”会这么惦念她。她笑笑不予理睬。可是今天中午，这个号码又发过来一条短信：“今晚请务必赏光，希望你能给我这个机会。”下面又把时间、地址重复了一遍。她索性想，来吧，来了好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从一开始，她就断定对方一定是男的。

她放下手机，盯着对面那只空空的官帽扶手椅子，发起呆来。包厢四周都是镂空雕花的门窗，隐隐地传来说话声、笑声、吃完茶杯子落进杯碟里的碰撞声，然后一切又复归平静。已经过了吃下午茶的辰光，晚上吃茶打牌还为时尚早，此刻是一个空当。人少，安静，静得像整座黑黢黢的茶室里只剩她一个顾客似的。外面爬山虎上的半壁金红色夕阳慢慢移了开去。梔子花的香气渐渐闻不到了，大概是她的鼻子已经习惯了。她坐下其实才不过一刻钟，却感觉好像已经过去了几个日夜似的。她忽然后悔起来。一定是个恶作剧，不会错的了。这样的

恶作剧她碰到的还少吗？高二那会儿……她把包从身后拿过来，放到膝盖上，把手机放进去，看到身上这件新的连衣裙，在昏暗的光线里沉下去，像纸一样发了黄。

忽然帘子一阵乱响，有个人影出现在门口，说了一声：“对不起，我来晚了。”影子一移，已经走到她对面。服务员小妹跟着进来，开了灯，黄色的柔和的灯光从头顶泻落，照亮了他的脸。陈秀楠整个人都僵住了。

他坐下，看着她微笑。那笑是友善的，谦卑的，像旧录音机里放出来的怀旧金曲，带着追忆似水流年的温和亲切，让人难以拒绝。“你好吗？”他问。

陈秀楠不语。

他有些尴尬地翻开面前的茶水单，“你想喝什么？”他问。

陈秀楠还是不语。

“普洱茶好吗？天热了，喝普洱轻身。”他说着，抬头看她，征询意见，只见陈秀楠怔怔地看着他，眼角有窗外的余晖，血红的。她终于把视线移开了。

面前的琥珀色茶水已经凉了。陈秀楠一动不动。她的目光像灰尘一样落在桌面上，拂拭不去。

张旭无措起来。他没有预料到会是这样的。这么多年过去，难道她还……他抬起眼来，目光从她的脸上扫过，滑下

来，到她颈部的丝巾，然后又飞速地像一只慌张的小虫子一般逃开。

“你别误会，我就是想，就是想……”张旭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包厢里的空调怎么不开呢，闷热得让他额头上都渗出汗来。他又看一眼她那张油盐不进的脸，忽然叹了一口气，道：“知道我为什么这个时间请你吃茶么？就是怕你见了我，吃不下饭。”

陈秀楠听了，微微一动，但是眼睛仍没有离开桌面。

小妹进来添了一回水。

“你好吗？”她突然开口问道。

张旭一怔，随即脸上浮起一阵轻松的笑。笑过，脸上的法令纹又垂了下来，像枯萎了的草叶子，“不好。”他回答。

陈秀楠抬头看他，带着探询的意味。

“我离婚了。”他看着她的眼睛说道。

“哦。”她应着，有些不自然地挪开视线，拿起杯子吃了一口茶。

“你呢，你都好吗？”张旭也端起杯子吃了一口茶，问道。

“什么时候的事？”她问道。

“嗯？哦。”张旭反应过来，道，“上个月。”

她看向窗外，墙角下的路灯亮了一盏，在爬山虎上打出一

个椭圆形的光晕。“怎么想起来找我？”她问道。

张旭看着她的侧脸道：“不知道，就是有一天突然想起来，特别想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希望你过得比我好，真的。”他尽量用平静得不能再平静的语气，可是心里还是不免轻轻地打起鼓来。

她半晌没有作声。到了后来，轻轻叹了一口气，转过脸看着他道：“你以前，不会这样想的吧？”

张旭呆了一呆，极缓慢地点了点头。

“现在，你见过我了。我可以走了吗？”她说着，站起来。

张旭也跟着站起来，一路默默地送她到门口。

“再见。”

“再见！”

他看着她走进夜色里。那穿着连衣裙的苗条的背影，忽然让他想到高中教语文的王老师……他用力搓了搓脸，转身进去结了账，这才发现其实这次见面，他仍旧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

天花板上垂下玉兰花形状的枝形吊灯，五个灯泡里坏了三个。厚厚的积灰下，灯光像是随时随地都会熄掉的样子，照得四壁全是可疑的影子。陈秀楠翻开她膝盖上的一本硬纸面相

册，抽出那张八寸高中毕业照，放到鼻子跟前仔细辨认。二十二年前，同她一起拍这张照片的老师同学，如今也都成了她记忆里隐隐绰绰的影子。他们的脸一个一个又白又圆，像篮球场边上那一整排梧桐枝叶间透露出来的光斑，层层叠叠，闪烁着，熄灭，又亮起。

她在第一排下蹲的女生中间偏左位置找到自己：圆圆的脸，不甚清晰的，看不出是否在笑的五官，还有老气的中分长发。那天她穿着一条蓝色的裙子，拍照时下蹲的姿势让她感觉拘谨。她狠狠地绞着她的两条小腿，生怕一不小心就露出内裤上的洞来。那个洞张得就像一只合不上的眼睛，窥视着一切却秘而不宣。

她的视线微微移动，她的左手边，是她高中三年的同桌李晓兰，她笑起来是那么甜，尽管粗糙的像素隐去了她好看的酒窝，但仍看得出她是个漂亮的女生。她的两束乌黑的头发从耳朵旁流泻而下，在她高高耸起如两座小山丘般的胸部上散开，成一个扇形。陈秀楠记得她是当时他们班上第一个穿塑形胸罩的女生，而不是像其他女生那样，穿那种老式的白色棉布胸罩。因此她的胸总是显得那么骄傲，那么挺拔，像永远不会下垂的样子。第二排中间坐着他们的班主任马老师，她是个矮个子的和蔼可亲的女人，教政治，前年她得胰腺癌住院的时候，

陈秀楠还回去看望过她，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她的脑子里，她的意识渐渐模糊，却在看到她的第一眼就叫出了她的名字。“陈、秀、楠。”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叫，像是一口一口往外面吐鸡骨头。陈秀楠至今想起来仍暗暗心惊。

再往上，在最上面一排男生中，她找到了张旭。也就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男生，板刷头，白衬衫，瘦。瘦得有些禁不起风吹草动似的，哪怕不是背着斜挎书包，左肩也总是塌向一边。他笑起来嘴也是歪的，带着一股子莫名其妙的倔强和自我。他的成绩在文科班不算太好，是勉强强强可以考上一本的那种水平，但是数理化却很突出，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来读文科。他就坐她后面，上课常常不是睡觉就是偷看小说，老师从讲台上丢过去的粉笔头常常误中到她，引起哄堂大笑。她恨死了头发上的粉笔灰，因为她家里并没有条件给她天天洗头。

陈秀楠放下照片，回想起今晚的张旭。这真的是他吗？那微黑的发胖的中年人的脸，干净的板刷头变成了一头油腻光亮的三七分，白衬衫消失不见，蓝白横条纹的 Polo 衫掩藏住了一只微凸的肚子。他面对她的时候，神情里带着一副训练有素的温驯，像一壶经反复煮沸后的茶，却失了最初的清香；又像是一阵冷冽的风，穿越了城市无所不在的屏障而最终变得柔和、无力。总之，他再也不是她回忆里那个让她恨得咬牙切齿



的聪明又可怕的男生了。

陈秀楠闭了一会儿眼睛，起身走进浴室里。她任由温暖的水柱冲刷着自己的脸。时间应该也是像水一样流动着的，只是让人轻易觉察不到，所以感觉好像是静止的。她脑子里跳着一帧一帧的画面，像散佚不全的连环画，慢慢地跳到现在来。拂开被水汽覆盖而模糊的镜面，陈秀楠看到她自己。那么她呢？她还是二十二年前那个天真的、茫然无措的女孩子吗？她的手掌拂过她脸上的皱纹，日渐松弛的眼角，干瘪的嘴唇。镜子里的这个人正在老去。分分秒秒都在老去。然而，为什么她心底里的那些东西，却从不曾老去？她想起今晚他友善得有些不近情理的眼神，那小心翼翼的唯恐伤害了她的眼神，而多年前，它们曾是那样无所顾忌的、尖锐的刺进她的心里。

狭小空间里盘桓的水汽被一缕一缕地吸进塑料叶片后的深长管道，吊顶上的排气扇正开足马力。轰鸣声充斥其间。浴室里没有窗户，只能靠它来排除一切多余的气味、气体。有那么一刹间，她觉得自己仿佛是在一个封闭的船舱里，日夜不停地往前行驶，却不知驶往何方，将在何处到达，或者倾覆。她所能看见的，只有镜子里的自己，一个不知道为何会引起他怀念的女人。今晚她能感受到他刻意传递的暖意，像是一炷燃尽的香灰掉下来，带着犹能烫破皮肤的热度和危险。而她百思不得